儒林外史/第39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儒林外史

◀上一回

第三十九回　蕭雲仙救難明月嶺　平少保奏凱青楓城

下一回▶

話說老和尚聽了老婦人這一番話，跪在地下哀告。老婦人道：「我怎能救你？只好指你一條路去尋一個人。」老和尚道：「老菩薩！卻叫貧僧去尋一個甚麼人？求指點了我去！」老婦人道：「離此處有一里多路，有個小小山岡，叫做明月嶺。你從我這屋後山路過去，還可以近得幾步。你到那嶺上，有一個少年在那裏打彈子。你卻不要問他，只雙膝跪在他面前。等他問你，你再把這些話向他說。只有這一個人還可以救你。你速去求他。卻也還拿不穩。設若這個人還不能救你，我今日說破這個話，連我的性命只好休了！」老和尚聽了，戰戰兢兢，將葫蘆裏打滿了酒，謝了老婦人，在屋後攀藤附葛上去。果然走不到一里多路，一個小小山岡，山岡上一個少年在那裏打彈子。山洞裏嵌著一塊雪白的石頭，不過銅錢大，那少年覷的較近，彈子過處，一下下都打了一個準。老和尚近前看那少年時，頭戴武巾，身穿藕色戰袍，白淨面皮，生得十分美貌。那少年彈子正打得酣邊，老和尚走來，雙膝跪在他面前。那少年正要問時，山凹裏飛起一陣麻雀。那少年道：「等我打了這個雀兒看！」手起彈子落，把麻雀打死了一個墜下去。那少年看見老和尚含著眼淚跪在跟前，說道：「老師父，你快請起來。你的來意，我知道了。我在此學彈子，正為此事。但纔學到九分，還有一分未到，恐怕還有意外之失，所以不敢動手。今日既遇著你來，我也說不得了，想是他畢命之期。老師父，你不必在此耽誤。你快將葫蘆酒拿到菴裏去，臉上萬不可做出慌張之像，更不可做出悲傷之像來。你到那裏，他叫你怎麼樣你就怎麼樣，一毫不可違拗他，我自來救你。」

老和尚沒奈何，只得捧著酒葫蘆，照依舊路，來到菴裏。進了第二層，只見惡和尚坐在中間床上，手裏已是拿著一把明晃晃的鋼刀，問老和尚道：「你怎麼這時纔來？」老和尚道：「貧僧認不得路，走錯了，慢慢找了回來。」惡和尚道：「這也罷了，你跪下罷！」老和尚雙膝跪下。惡和尚道：「跪上些來！」老和尚見他拿著刀，不敢上去。惡和尚道：「你不上來，我劈面就砍來！」老和尚只得膝行上去。惡和尚道：「你褪了帽子罷！」老和尚含著眼淚，自己除了帽子。惡和尚把老和尚的光頭捏一捏，把葫蘆藥酒倒出來喫了一口，左手拿著酒，右手執著風快的刀，在老和尚頭上試一試，比個中心。老和尚此時尚未等他劈下來，那魂靈已在頂門裏冒去了。惡和尚比定中心，知道是腦子的所在，一劈出了，恰好腦漿迸出，趕熱好喫。當下比定了中心，手持鋼刀，向老和尚頭頂心裏劈將下來。不想刀口未曾落老和尚頭上，只聽得門外颼的一聲，一個彈子飛了進來，飛到惡和尚左眼上。惡和尚大驚，丟了刀，放下酒，將隻手捺著左眼，飛跑出來，到了外一層。迦藍菩薩頭上坐著一個人。惡和尚抬起頭來，又是一個彈子，把眼打瞎。惡和尚跌倒了。那少年跳了下來，進裏面一層。老和尚已是嚇倒在地。那少年道：「老師父，快起來走！」老和尚道：「我嚇軟了！其實走不動了！」那少年道：「起來！我背著你走！」便把老和尚扯起來，馱在身上，急急出了菴門，一口氣跑了四十里。那少年把老和尚放下，說道：「好了；老師父脫了這場大難，自此，前途吉慶無虞。」老和尚方纔還了魂，跪在地下拜謝，問：「恩人尊姓大名？」那少年道：「我也不過要除這一害，並非有意救你。你得了命，你速去罷，問我的姓名怎的？」老和尚又問，總不肯說。老和尚只得向前膜拜了九拜，說道：「且辭別了恩人，不死當以厚報！」拜畢起來，上路去了。

那少年精力已倦，尋路旁一個店內坐下。只見店裏先坐著一個人，面前放著一個盒子。那少年看那人時，頭戴孝巾，身穿白布衣服，腳下芒鞋，形容悲戚，眼下許多淚痕，便和他拱一拱手，對面坐下。那人笑道：「清平世界，蕩蕩乾坤，把彈子打瞎人的眼睛，卻來這店裏坐的安穩！」那少年道：「老先生從那裏來？怎麼知道這件事的？」那人道：「我方纔原是笑話。剪除惡人，救拔善類，這是最難得的事。你長兄尊姓大名？」那少年道：「我姓蕭，名采，字雲仙，舍下就在這成都府二十里外東山住。」那人驚道：「成都二十裏外東山有一位蕭昊軒先生，可是尊府？」蕭雲仙驚道：「這便是家父。老先生怎麼知道？」那人道：「原來就是尊翁。」便把自己姓名說下，並因甚來四川：「在同官縣會見縣令尤公，曾有一書與尊大人。我因尋親念切，不曾繞路到尊府。長兄，你方纔救的這老和尚，我卻也認得他。不想邂逅相逢。看長兄如此英雄，便是昊軒先生令郎。可敬！可敬！」蕭雲仙道：「老先生既尋著太老先生，如何不同在一處？如今獨自

又往那裏去？」郭孝子見問這話，哭起來道：「不幸先君去世了。這盒子裏便是先君的骸骨。我本是湖廣人，而今把先君骸骨背到故鄉去歸葬。」蕭雲仙垂淚道：「可憐！可憐！但晚生幸遇著老先生，不知可以拜請老先生同晚生到舍下去會一會家君麼？」郭孝子道：「本該造府恭謁，奈我背著先君的骸骨不便，且我歸葬心急。致意尊大人，將來有便，再來奉謁罷。」因在行李內取出尤公的書子來，遞與蕭雲仙。又拿出百十個錢來，叫店家買了三角酒，割了二斤肉，和些蔬菜之類，叫店主人整治起來，同蕭雲仙喫著，便向他道：「長兄，我和你一見如故，這最是人生最難得的事。況我從陝西來，就有書子投奔的是尊大人，這個就更比初交的不同了。長兄，像你這樣事，是而今世上人不肯做的，真是難得。但我也有一句話要勸你，可以說得麼？」蕭雲仙道：「晚生年少，正要求老先生指教，有話怎麼不要說？」郭孝子道：「這冒險捐軀，都是俠客的勾當。而今比不得春秋、戰國時，這樣事就可以成名。而今是四海一家的時候，任你荊軻、聶政，也只好叫做亂民。像長兄有這樣品貌材藝，又有這般義氣肝膽，正該出來替朝廷效力。將來到疆場，一刀一鎗，博得個封妻蔭子，也不枉了一個青史留名。不瞞長兄說，我自幼空自學了一身武藝，遭天倫之慘，奔波辛苦，數十餘年。而今老了，眼見得不中用了。長兄年力鼎盛，萬不可蹉跎自誤。你須牢記老拙今日之言。」蕭雲仙道：「晚生得蒙老先生指教，如撥雲見日，感謝不盡。」又說了些閒話。次早，打發了店錢，直送郭孝子到二十里路外岔路口，彼此灑淚分別。

蕭雲仙回到家中，問了父親的安，將尤公書子呈上看過。蕭昊軒道：「老友與我相別二十年，不通音問；他今做官適意，可喜！可喜！」又道：「郭孝子武藝精能，少年與我齊名，可惜而今和我都老了。他今求的他太翁骸骨歸葬，也算了過一生心事。」蕭雲仙在家奉事父親。過了半年，松藩衛邊外生番與內地民人互市，因買賣不公，彼此吵鬧起來。那番子性野，不知王法，就持了刀杖器械，大打一仗。弓兵前來護救，都被他殺傷了，又將青楓城一座強占了去。巡撫將事由飛奏到京，朝廷看了本章，大怒，奉旨：差少保平治前往督師，務必犁庭掃穴，以章天討。平少保得了聖旨，星飛出京，到了松藩駐劄。蕭昊軒聽了此事，喚了蕭雲仙到面前，吩咐道：「我聽得平少保出師，現駐松藩，征勦生番。少保與我有舊。你今前往投軍，說出我的名姓，少保若肯留在帳下效力，你也可以借此報效朝廷。正是男子漢發奮有為之時！」蕭雲仙道：「父親年老，兒子不敢遠離膝下。」蕭昊軒道：「你這話就不是了。我雖年老，現在並無病痛，飯也喫得，覺也睡得，何必要你追隨左右？你若是借口不肯前去，便是貪圖安逸，在家戀著妻子，乃是不孝之子，從此你便不許再見我的面了！」幾句話，讓的蕭雲仙閉口無言，只得辭了父親，拴束行李，前去投軍。一路程途，不必細說。這一日，離松藩衛還有一站多路，因出店太早，走了十多里，天尚未亮。蕭雲仙背著行李，正走得好，忽聽得背後有腳步

響。他便跳開一步，回轉頭來，只見一個人，手持短棍，正待上前來打他，早被他飛起一腳，踢倒在地。蕭雲仙奪了他手中短棍，劈頭就要打。那人在地下喊道：「看我師父面上，饒恕我罷！」蕭雲仙住了手，問道：「你師父是誰？」那時天色已明，看那人時，三十多歲光景，身穿短襖，腳下八搭麻鞋，面上微有髭鬚。那人道：「小人姓木，名耐，是郭孝子的徒弟。」蕭雲仙一把拉起來，問其備細。木耐將曾經短路，遇郭孝子，將他收為徒弟的一番話說了一遍。蕭雲仙道：「你師父，我也認得。你今番待往那裏去？」木耐道：「我聽得平少保征番，現在松藩招軍，意思要到那裏去投軍。因途間缺少盤纏，適纔得罪長兄，休怪！」蕭雲仙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也是投軍去的，便和你同行，何如？」木耐大喜，情願認做蕭雲仙的親隨伴當。一路來到松藩，在中軍處遞了投充的呈詞。少保傳令細細盤問來歷，知道是蕭浩的兒子，收在帳下，賞給千總職銜，軍前效力。木耐賞戰糧一分，聽候調遣。

過了幾日，各路糧餉俱已調齊，少保升帳，傳下將令，叫各弁在轅門聽候。蕭雲仙早到，只見先有兩位都督在轅門上。蕭雲仙請了安，立在旁邊。聽那一位都督道：「前日總鎮馬大老爺出兵，竟被青楓城的番子用計挖了陷坑，連人和馬都跌在陷坑裏。馬大老爺受了重傷，過了兩天，傷發身死。現今屍首並不曾找著。馬大老爺是司禮監老公公的姪兒，現今內裏傳出信來，務必要找尋屍首。若是尋不著，將來不知是個怎麼樣的處分！這事怎了？」這一位都督道：「聽見青楓城一帶幾十里是無水草的，要等冬天積下大雪，到春融之時，那山上雪水化了，淌下來，人和牲口纔有水喫。我們到那裏出兵，只消幾天沒有水喫，就活活的要渴死了，那裏還能打甚麼仗！」蕭雲仙聽了，上前稟道：「兩位太爺不必費心。這青楓城是有水草的，不但有，而且水草最為肥饒。」兩都督道：「蕭千總，你曾去過不曾？」蕭雲仙道：「卑弁不曾去過。」兩位都督道：「可又來！你不曾去過，怎麼得知道？」蕭雲仙道：「卑弁在史書上看過，說這地方水草肥饒。」兩都督變了臉道：「那書本子上的話，如何信得！」蕭雲仙不敢言語。

少刻，雲板響處，轅門鐃鼓喧鬧。少保升帳，傳下號令，教兩都督率領本部兵馬，作中軍策應；叫蕭雲仙帶領步兵五百名在前，先鋒開路。本帥督領後隊調遣。將令已下，各將分頭前去。蕭雲仙攜了木耐，帶領五百步兵，疾忙前進。望見前面一座高山，十分險峻，那山頭上隱隱有旗幟在那裏把守。這山名喚椅兒山，是青楓城的門戶。蕭雲仙吩咐木耐道：「你帶領二百人從小路扒過山去，在他總路口等著。只聽得山頭炮響，你們便喊殺回來助戰，不可有誤。」木耐應諾去了。蕭雲仙又叫一百兵丁埋伏在山凹裏，只聽山頭炮響，一齊吶喊起來，報稱大兵已到，趕上前來助戰。分派已定，蕭雲仙帶著二百人，大踏步殺上山來。那山上幾百番子，藏在土洞裏，看見有人殺上來，一齊蜂擁的

出來打仗。那蕭雲仙腰插彈弓，手拿腰刀，奮勇爭先，手起刀落，先殺了幾個番子。那番子見勢頭勇猛，正要逃走。二百人捲地齊來，猶如暴風疾雨。忽然一聲炮響，山凹裏伏兵大聲喊叫：「大兵到了！」飛奔上山。番子正在魂驚膽落，又見山後那二百人，搖旗吶喊飛殺上來，只道大軍已經得了青楓城，亂紛紛各自逃命。那裏禁得蕭雲仙的彈子打來，打得鼻塌嘴歪，無處躲避。蕭雲仙將五百人合在一處，喊聲大震，把那幾百個番子，猶如砍瓜切菜，儘數都砍死了，旗幟器械，得了無數。

蕭雲仙叫眾人暫歇一歇，即鼓勇前進。只見一路都是深林密箐。走了半天，林子盡處，一條大河，遠遠望見青楓城在數里之外。蕭雲仙見無船隻可渡，忙叫五百人旋即砍伐林竹，編成筏子。頃刻辦就，一齊渡過河來。蕭雲仙道：「我們大兵尚在後面，攻打他的城池，不是五百人做得來的。第一不可使番賊知道我們的虛實。」叫木耐率領兵眾，將奪得旗幟改造做雲梯，帶二百兵，每人身藏枯竹一束，到他城西僻靜地方，爬上城去，將他堆貯糧草處所放起火來：「我們便好攻打他的東門。」這裏分撥已定。

且說兩位都督率領中軍到了椅兒山下，又不知道蕭雲仙可曾過去。兩位議道：「像這等險惡所在，他們必有埋伏。我們盡力放些大炮，放的他們不敢出來，也就可以報捷了。」正說著，一騎馬飛奔追來，少保傳下軍令：叫兩位都督疾忙前去策應，恐怕蕭雲仙少年輕進，以致失事。兩都督得了將令，不敢不進，號令軍中，疾馳到帶子河，見有現成筏子，都渡過去，望見青楓城裏火光燭天。那蕭雲仙正在東門外施放炮火，攻打城中。番子見城中火起，不亂自亂。這城外中軍已到，與前軍先鋒合為一處，將一座青楓城圍的鐵桶般相似。那番酋開了北門，捨命一頓混戰，只剩了十數騎，潰圍逃命去了。少保督領後隊已到，城裏敗殘的百姓，各人頭頂香花，跪迎少保進城。少保傳令，救火安民，秋毫不許驚動。隨即寫了本章，遣官到京裏報捷。

這裏蕭雲仙迎接，叩見了少保。少保大喜，賞了他一腔羊，一罈酒，誇獎了一番。過了十餘日，旨意回頭：著平治來京，兩都督回任候陞，蕭采實授千總。那善後事宜，少保便交與蕭雲仙辦理。蕭雲仙送了少保進京，回到城中，看見兵災之後，城垣倒塌，倉庫毀壞，便細細做了一套文書，稟明少保。那少保便將修城一事，批了下來：責成蕭雲仙用心經理；候城工完峻之竣，另行保題議敘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甘棠有蔭，空留後人之思；飛將難封，徒博數奇之歎。不知蕭雲仙怎樣修城，且聽下回分解。